

小得盈满

母亲居住的楼栋前的枇杷树,今年又结果了。枇杷不大,皮色半青半黄,挂在枝头,像是谁家孩子用彩纸折的小灯笼,风一吹,便摇摇晃晃地显出几分欢喜来。

这棵枇杷树是野生的。也许是鸟儿衔来的种子落到草丛中长成;又或者是吃着枇杷的路人随手一扬,将果核扔到矮墙内的泥土中。总之,乱草丛中竟然长出一株小苗,有点一枝独秀的意思,叶子呈现出漂亮的椭圆形,表面有清晰的纹路,大家都认出这是一棵枇杷树。不几年,小苗就长得高过人头。冬天,别的草木都在打盹时,它瘦弱的枝上竟开出零星的小花。花谢后,枝头便挂上了一颗颗小青果。

母亲时常站在阳台上看这些枇杷。它们慢慢长大,生得并不匀称,大小不等,有的半边黄半边青,有的顶上还带着疤痕,是幼时被虫子啃过的痕迹。然而它们依然在长,在阳光下一天天饱满起来。

5月后不久,母亲说枇杷成熟了,可以摘了。我笑母亲:“这般小的枇杷,不酸掉牙才怪。再说除去果核能吃上几口?白费力气。市面上卖的大枇杷多了去了,花不了几个钱。”母亲当然不会听我的,那是她天天看着长大的枇杷,和市面上卖的味道不同。

□张绍琴

几天后我去看母亲,茶几上的果盘中装着半盘枇杷,个头小,色泽不均匀,好多还布满褐色的疤痕,一看就知道是从楼下那棵野生枇杷树上摘的。母亲招呼我:“你尝尝,看着不好看,吃起来味道可好了。”我有些不屑,但拗不过母亲,随便拿起一颗,剥皮,做好了咬一口就扔掉的准备——咦!酸中带甜,酸是正常的果酸味,甜是有着对比度的清新爽口的甜,或许是小果实凝聚了更多的日月精华吧,竟然比市面上卖的大枇杷更有味道。母亲眼巴巴地盯着,等着我确认,“没骗你吧?好吃吧?”我吐掉果核,吃完整颗枇杷,嘴上却不服气,“味道还是可以,就是个头太小了,吃不上两口。”母亲嗔笑道:“你就知足吧,又想味道好,又想个头大,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

我想起幼时在乡下,院中有棵梨树,结的梨子也是特别小。每到成熟时,母亲便唤我们几个孩子去摘。梨子虽小,我却吃得津津有味。如今想来,那滋味留下的印象竟比后来吃过的任何水果都要深。所谓幸福之感,大约就是如母亲所言,不在物之大小,而在心之满足。

傍晚时分,我坐在阳台上喝茶。夕阳透过枇杷树,涂成一地斑驳的光影。微风过

最忆夹金山

□吴凤鸣

从四川四姑娘山的双桥沟出来,夜宿达维镇一个民宿。民宿很小,由一家人自主打理,室内室外倒也干净整洁。民宿院坝里的葡萄架上挂满了豌豆大小的葡萄。看着我满眼含情的样子,主人说,还早,要等10月份才成熟呢。我笑:“我没想吃,就是看看。其实我是在想,重庆的葡萄都快过季了,这些葡萄为啥还这么小?”主人笑着说:“这里海拔有2800米呢!”

早就听说过达维,一个可以说是承载中国命运的革命圣地。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这里会师,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胜利的一笔。

坐在民宿的院坝边,抬头就能看到高峻挺拔的夹金山。夹金山下的公路边上,“达维会师纪念碑”高高耸立,如同英雄的战士昂首挺胸,守望胜利的领地。

“明天我们就将翻越这座山,去感受一下当年红军长征时是如何征服这个天险之地的。”我先生是个长征迷,只要是关于长征的影视剧,他总要翻来覆去看无数遍,翻越夹金山一直是他的梦想。看着面对大山沉思的我,他说得有些兴奋。

其实我也有些兴奋。多少次从电视上看到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动人情景,

我都会凭着想象,感知战士们为了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如何一步步艰难地挪过漫天大雪、冰冷刺骨的大山。最令人动容的那位军需处长,就是在这座大雪山上,把温暖留给别人,却把自己冻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所有的这些,都发生在眼前的这座山上。我突然感觉到,现在的我离书本、电视上的那些战士是那么近,近到触手可及。

第二天,我们早早出发。车行至山脚,沃日河流水不算丰沛,但会师桥依然静静守候在那里,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这里会师的群雕矗立在路旁。我们对群雕深深鞠躬,心里默念:“放心吧,我们会好好珍惜你们为我们创造的一切。”

爬山开始。先生说,我们要从海拔2000多米爬到4000多米,跨度有点大,如果感觉不适就要说。对我这个在3300米海拔高度就有高反的身体,先生有些担心,女儿则用手机小程序测量海拔高度。我们的车驶过一个又一个“之”字形弯道,海拔高度不断上升。女儿不断报着高度:3300米、3500米、3800米、4000米……我居然没有感觉不适,是因为有革命先辈们的保佑?我暗生喜悦。没多久,我们就到了达夹金山山顶。

看书与喝茶

□罗林衡

看书

小时看书,多是大人威逼利诱。手里拿着书,眼睛却瞟向外面:风那么轻,草那么绿,就连老牛嘴里嚼着的干草,也带着丝丝甜味……看着看着,倦意就上来了。现在看书,沉迷书中,常常忘了时间。一阵书看下来,早已月斜三更,还意犹未尽。

以往若心不静,必不会想看书。就是看,也看不进去,心里反添了不快。而现在不同,心静时看书,逾加怡然;若遇郁闷,一看书心就静了。可见,心静好看书,看书好静心。这样看来,我是需要看书的。北宋黄庭坚说:“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面目是否可憎,我是不大在意的。只是凡人必定有娱乐,我把看书当成一种优美、便利的娱乐工具。之所以这样,大致是因为我能从书中捞到些好处,不像吃酒打牌,伤身又费钱。

我看书,纯粹就是看,是一种自觉,不会为了看书而强迫自己。古人谈读书,多举“囊萤映雪”“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等例子。苦寒不说,也是和自己过不去,我是不喜欢的。我看的书也杂,文学、美食、花草……少了些功利。当然,看书的快感

肯定是少不了的。

若说这是附庸风雅,那是抬举我了。在我看来,看书也罢,写文章也罢,算不上风雅事。我也曾自问“为啥沉迷于书本”,除了需要,竟说不出别的来。看书是能治愈我的精神娱乐,比其他任何事都更适合现在的我,仅此而已。

李汉荣先生写过一篇《书虫之歌》,赞其生是书虫、死是书香,能无我、无欲、无名、无功,却安静、干净、纯粹、虔诚。那我也学学汉荣先生,做只书虫,在文字和书页里,平安度过这一生。

喝茶

打小家境窘迫,茶只是解渴的工具。背柴、割猪草、放牛回来,口渴难耐,端起大茶盅,一通“牛饮”,打着饱嗝,畅快极了。茶多是山上自采的老荫茶,茶汤暗红清亮,略带一丝苦涩,却极能解渴,灌进肚里,唇齿回甘。

老家有喝油茶的习惯。采本地川茶,熬制成琥珀色茶羹,用腊猪油炒香,加开水煮开即成。饭后或上坡前,一碗油茶下肚,一整晌都有劲。儿时放学,肚子饿得咕咕叫,舀一碗父母留在灶头的茶汤,泡上冷饭,美味至极。如今条件好了,油茶

山顶

很平整,停车场在路的一边,另一边则是一个空旷的广场。广场中央立着一块巨石,巨石上刻着“夹金山”“海拔4114m”字样。巨石后面立着一面巨大的旗帜,旗帜下的石头上刻着“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八个红色大字。

广场上早已聚集了很多,大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夹金山的向往和痴迷——拍照打卡、静坐冥想、小声谈论。他们是否也都在追忆当年红军翻越这座大山的情景?这可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我站在广场边上四处张望。下山的公路像一条白带蜿蜒在山间,山雾从半山升起,在山间萦绕、飘飞。偶有微风吹来,微凉,感觉不到冷。大雪呢?我伸出手去也未能抓住空气中的微凉。我内心充满遗憾,遗憾不能与当年的红军战士感同身受,遗憾我无法真正走近这座当年的大雪山……

带着遗憾下山,数不清的牦牛撒落在山间,它们悠闲地吃着草,偶尔哞叫一两声,像是为我们送别,又像是挽留。我看着从半山飘起的山雾,那定是当年留在大山里的战士的心魂所化,以佑护我们一路顺遂平安。

(作者单位:重庆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里加上腊肉丁、花生碎,甚至麻花、米粉,成了待客的佳品。

如今喜欢喝茶,是和喜欢看书分不开的。清冷的夜晚,拿本书,靠在茶几边,听烧壶里的水悦耳地响着。一会儿就见蒸汽裹着暖意溢了出来,直到那透明清澈的茶汤滤往玻璃杯,暖意盈满了屋子,酌一口,全身都暖了。

喝茶,有安静舒神的心得,能清净地看一阵子书,就妥,不在乎茶叶质地好坏。南川本就是产茶之地,金山红、金佛玉翠、白茶或农户自制农家茶,我都能喝得津津有味。茶具呢,就用寻常茶盘、盖碗、茶盅之类。养眼的茶具也是能悦目怡情的,只是少去刻意为好,否则就是添赘了。失了随性,也就失了趣味。

喝出茶的味道,才是喝茶的根本。那么,茶的味道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自在。自在的人喝茶,或是喝出自在来,那叫喝茶。自在又是什么呢?不外乎是身心无碍。忽然懂得汪曾祺先生说的“文气”,原就是喝茶这股——既有《陶庵梦忆》的雅致,又存市井烟火,人世清欢。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副秘书长)

能懂的诗

微小而确切的刺痛

□胡中华

那年夏天,一枚青涩的松果。它静卧于我的掌心,收存了蒿河的风,石林的回响,还有松涛深处,你未曾停歇的笑。

立于嶙峋之巅远眺,绿色的风舞动你的长发,鼓荡你的素衣,仿佛要融入漫天的流云。屏住呼吸,我用镜头框住整个松林托举起来的小尺幅的春天。你饱满的青春集合了蓝天,熔金的鱼鳞。

纵使耽搁了流水,贻误了桃花。这被松针锁定的瞬间,已滤尽所有虚妄的光阴。多年后,它依然在这里,鳞片紧闭,守口如瓶。幽蓝沉淀为金,轮廓仍旧饱满,是岁月也无法抽干的诗意深秋。

它干裂的唇微微开启,像渴求一滴晨露,一缕失落在林间的洁白的乳香。轻轻摩挲,暗香浮动处,总有松针,蛰伏在记忆的纹理,给我带来,微小而确切的刺痛。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文化馆)

月光下的森林小酌(外一首)

□胡佳清

今晚有林子挺身而出身前身后地把我们围成一个同心圆等秀色前来入怀等月色前来赏光圈子扯得溜圆了一桌美酒佳肴无空当杯杯“老烧”满满像击鼓传花沿顺时针方向旋转局促中的那点自在月光下的林子里酒不醉人人自醉一只蜜蜂飞来桌面嗡嗡是嚷嚷要加盟朋友圈吗谁会怀疑好心情下某种际遇会不请自来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狗尾草

□黎强

以前,狗尾草摇着尾巴,把坡上坡下嬉戏的童年,从隔沟隔坎的田埂阡陌,一下子摇在一起,摇成笑声。

后来,狗尾草摇着懵懂时光,挂在邻家女孩头上,成为马尾辫,那个喜欢在月亮下吹口哨的发小,在老槐树下看得发呆,在想着什么。

如今,狗尾草摇着山野的回忆,念叨那些裹着田土味长大的娃儿,是不是还像从前光脚丫的那年那月,坐在一起捉鱼虾,过家家……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